

浅论文学教育中的女性形象的发展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Image in Literature Education

赵丝语

Siyu Zhao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006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6, China

摘要: 萧红, 作为活跃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中的一位女性作家。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 创作了许多风格独特、意蕴丰富的教学作品, 其笔下女性形象的发展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论文把萧红所创作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提炼出来, 将其中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对命运逆来顺受、漠然无言的”以及“在苦难命运中觉醒和抗争的”。随后, 通过对于这些女性形象的分析, 探寻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映射。最后, 论文从作者萧红本人出发, 寻求其作品中独具风格的女性形象形成的原因。

Abstract: Xiao Hong, as a female writer active in the literary world in 1930s and 1940s. In less than ten years, many teaching works with unique styles and rich connotations have been creat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images in her works is much talked about.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image in *Hulan River Biography* and *Life and Death Field* created by Xiao Hong is extracted, and the representative female image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submission to fate and indifference” and “awakening and fighting in suffering fate”. Th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women’s imag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ir mapping to the social reality at that time. Finally, starting from the author Xiao Hong himself, this paper seek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unique female images in her works.

关键词: 萧红; 女性形象; 封建男权; 文学教育

Keywords: Xiao Hong; female image; feudal patriarchal; literature education

DOI: 10.12346/sde.v3i9.4323

1 引言

萧红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 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作为一个知识女性, 在她不足十年的时间里, 创作了许多风格独特、意蕴丰富的作品, 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更是为人称道。萧红她从小生活在闭塞的东北小城镇, 看见的是生存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几乎触及到了当时中国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胡家团圆媳妇、月英、金枝、翠姨、王婆、王大姑娘、乳娘黄良子等。这些简单而又不幸的农村女性, 是怎样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究竟谁才能拯救他们的命运……

2 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

2.1 对命运逆来顺受、漠然无言的女性文学形象

作者对于封建劳动妇女的逆来顺受、漠然无言的性格特质的认识是深刻的。萧红曾这样深沉且带着忧伤的反思:“……我是女性,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却又是笨重的! 而多么讨厌啊!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 这不是勇敢的, 倒是怯懦, 是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自甘牺牲的惰性。”这些女性在残酷的社会阶级压迫之下, 在封建传统思想教育禁锢之下, 饱受侮辱和迫害, 却又麻木无知, 难以反抗, 任由社会现实蹂躏。

譬如《生死场》^[1]中的月英。月英性情温和, “从不听

【作者简介】赵丝语(2001-), 女, 中国河北乐亭人, 本科, 从事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文中这样描写月英：“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当她瘫痪在床上后，她的丈夫连杯水也不给她喝，每天回家做了饭也不管月英，向来都是自己吃了就兀自睡下。对妻子痛苦的呻吟、凄惨的哀求始终是无动于衷。他骂病中的月英：“娶了你这样老婆，真算不走运气好像娶个小祖宗来家，供奉着你吧。”曾经貌美而温柔的月英最后只有在丈夫的冷酷无情与极度痛苦中走向死亡，她在痛苦中逆来顺受、漠然无言地承受着，但是最终仍难免被残害的结局。

这些对命运逆来顺受、漠然无言的女性形象深受几千年来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封建道德文化思想教育的禁锢，使她们养成中国劳苦女性自艾自怜、怨天尤人的心理，以及逆来顺受、漠然无言的行为习惯。

2.2 在苦难命运中觉醒和抗争的女性形象发展

正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言，在萧红的作品中也同样存在着同苦难命运与现实抗争的女性。她们在民族压迫和社会阶级压迫之下，虽已然沦为奴隶，但她们的阶级与民族意识已经觉醒^[2]，不争的现实和难以为继的生存现状激起了她们反抗的勇气，她们勇敢地站起来，努力走向人身自由和民族解放的阶级斗争的道路中去。她们在阶级和民族的“生死场”中从辗转、呻吟、挣扎到奋起抗争。

譬如《呼兰河传》^[3]中的小团圆媳妇便是这样一个在苦难命运中觉醒和抗争的女性形象。作为读者，笔者透过萧红的笔触，看见的是一个真实而立体的小团圆媳妇形象：“她的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普通姑娘们的辫子都是到腰间那么长，而她的辫子竟快到膝间了。她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而在小镇里的其他人那里，看到的则是他们固有意识中的小团圆媳妇：“不过都说太大方了……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路来走得飞快。”其实像“太大方了”“坐得笔直”“走得风快”诸如此类的词语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看来会是一种褒奖。但在当时那个社会现实下，在那个闭塞的东北小镇里，小团圆媳妇是不正常、不符合世俗标准的。因为在传统意识中的小媳妇就应该是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的形象。但是，小团圆媳妇并没有像传统的小媳妇一样妥协那个封建规则，她伶俐而大方开阔，有着抗争的意识。她的婆婆坚信“哪家团圆媳妇不受气”这条天经地义的信条，于是，当她的婆婆^[4]时而用烧红的烙铁去烫她的脚心，时而用铁链子锁住她时，小团圆媳妇的反抗精神便显露了出来：婆婆拧她大腿，她咬婆婆；再不然就叫喊要回家，她哭声很大，一边哭，一边叫。愚昧守旧势力沉重地压在一个弱小的少女肩上，她根本无力扭转如此的社会现实，但她的反抗、抗争每一个人都有目共睹。

3 萧红女性形象发展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揭示

3.1 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母系社会结束之后，男性一直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社会中的一切。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教育观念对女性的个性自由发展，有着难以抵抗的压制作用。譬如《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毒打也许并无恶意，也只是婆婆对媳妇的一种深切期望，希望小团圆媳妇能够贤良淑德，符合男权社会的要求，即女性要遵循“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推崇女性应符合贤良淑德、含蓄温顺的社会审美标准等，这些传统的思想教育观念深深地压制着女性，阻碍她们个性的解放与自由。封建男权社会下，女性被当作一种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生死场》^[4]中的月英，瘫痪的她从未被丈夫贴心照顾反而被其当作赘累，她根本没有被丈夫当作妻子来看待，甚至都没有被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对待。她们被压迫、迫害却丝毫不敢反抗，甚至没有反抗之心，这足以见得当时社会的封建男权的压迫之剧烈。

3.2 封建社会道德文化对女性思想教育的束缚

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几千年的儒家道德文化思想教育对中国人民的长期控制与耳濡目染，懦弱、卑怯与逆来顺受已然成为浸入中国人民骨髓中的一大弱点。作为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女性，这一弱点更为突出，对女性的影响也更大。由于封建社会道德文化对于人们思想教育的束缚，女性的反抗抗争意识异常薄弱。譬如《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便是典型代表。她被封建思想教育所禁锢着，即使在年轻时也饱受了婆婆的折磨，深知其中的不公与痛苦，但当她终于成为别人的婆婆后，她却自然而然地成为封建思想教育观念的传承者、践行者。因此，作为婆婆她又将自己所受到的不公与痛苦施加到了小团圆媳妇的身上，她是懦弱的，她的思想教育亦是受禁锢的。由此见得，封建女性身上的懦弱、卑怯与逆来顺受，是她们备受封建社会道德文化束缚熏陶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女性追求自由解放的最大障碍。

4 萧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形成原因

4.1 个人的成长经历

萧红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她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萧红的一生受尽种种磨难，流离失所。尽管儿时有外祖父的关怀，但父母、家庭的关爱的缺失，使得她在生活中受尽了别人的冷落与排斥。可能也是因此，萧红在成年之后，为了追求自由，躲避包办婚姻，逃离了自己的家庭。爱情理想破灭，无论是萧军，还是端

(下转第30页)

与技术结合”，强调实用性和美观性的结合，设计才是诚实的、有情感的设计。艺术性是人们反映社会生活并表达情感所呈现的美的形式及其程度，艺术的多样性使得各门艺术的艺术性是不相同的。体现在动漫衍生产品模型设计上，主要包括：动漫衍生产品形象的鲜明性和生动性；动漫衍生产品的严谨性和完整性；动漫衍生产品艺术语言的准确性和多样性；动漫衍生产品艺术表现的民族性和创新性等。

东京奥组委的一个策划让模型迷们激动不已：把机动战士高达的模型送到国际空间站，用电子显示屏向地面发送高达支持奥运的讯息。这个策划是利用了高达迷们的情感来引爆对东京奥运会的关注。这样的策划，是对模型作品的情感性的另类利用，证明了模型设计情感性的重要性。

坚持动漫衍生产品模型设计的“情感性—艺术性”原则是衡量动漫衍生产品模型设计的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标准，决定了模型设计的最终成败。这里的艺术价值不仅指动漫衍生产品的模型在艺术处理、艺术表现方面所达到的完美程度，还包括模型作品是否与消费者在情感上达成一致，做出

消费的行为。

6 结语

论文从模型设计的实践出发，关注动漫衍生品行业的新规划、动漫衍生品中模型产业销售和推广的新方式及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等，并在实例中提炼理论认识。动漫衍生产品模型的设计应当是生产与销售互利，符合动漫衍生产品产业市场运行规律，兼顾实用、精神与美的形式，并且在尊重并保护原创版权的基础上坚持动漫衍生产品模型设计的原则，最终将美与技术结合，才能创作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日]大智浩,佐口七郎.设计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
- [3] 王文章.“十二五”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Z].2012.

(上接第27页)

木蕪良都没能给他一个好的归宿，这也无疑是她悲观意识的来源。但也正是她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不同凡响的情感历程，使她有了直面现实与人生的巨大动力，然而在她内心深处总有着无法掩饰、无法遮盖的无家可归的孤独感，以及对命运的无奈和悲凉之感，乃至萧红曾这样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里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4.2 封建势力的压迫和社会现实的影响

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女性总是摆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萧红小说中的人物是如此，萧红本人也是如此。

她儿时受到重男轻女思想教育的影响，不被家人所重视，在呼兰小城度过了自己孤独、寂寞的童年。她看到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从而对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更加憎恶。这也使得追求独立自主和个性解放的萧红，阶级意识更为明确，最终走向了与封建地主家庭彻底决裂的道路。离家后的萧红，对腐朽的社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觉得这个社会本身就是残酷黑暗的，更何况是生活在这其中的普通百姓。同时，萧红经历了五四运动前后两个时期，革命的浪潮

冲击着她，这使她萌生出了强烈的觉醒意识，渴望着男女平等和思想教育解放，尤其作为女人应该有追求属于自己幸福和自由的权利。由此便也有了《生死场》中如王婆那般具有强烈抗争精神的女性人物形象。

5 结语

萧红用自己的笔，触摸与记录着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她笔下的那些具有震撼力、具有萧红深刻的理性思索的女性形象与萧红那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与我们相隔数年的社会文学历史，更能品味到彼时女性的人生百味，使得我们对于人生产生新的认识与理解。

参考文献

- [1] 萧红.生死场[M].天津:天津出版社,2001.
- [2] 王远.论萧红《生死场》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挣扎[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15,17(11):21-24+93.
- [3] 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4] 王晓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第二性——浅谈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发展[J].上海鲁迅研究,2011(2):146-155.